

# 馬毛建交對東協國家之影響

羅石圃

馬來西亞與毛共經過兩年多的談判，已經宣佈全面建交。這是毛共對東協五國關係的突破。至于其他四國是否會步大馬後塵？須視拉薩克能否實現其安內的意願？

## 一 拉薩克改變對毛政策的背景

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于本年五月廿八日率領四十四人龐大代表團訪問北平，卅一日，與周恩來簽訂馬毛建交協定。據同日發表的聯合公報指出：

(一)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建立和發展和平友好關係。

(二)不許任何外國侵略、干涉、控制、顛覆。

(三)一致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圖謀。

(四)雙方聲明都不承認雙重國籍，凡已取得馬籍的華人，即已喪失華籍。志願保留國籍的華僑，須遵守當地政府法律與社會風習。①

大馬與毛共建交，其主要目的：在換取北平放棄支援馬共叛亂，及不再挑撥華巫兩族的衝突，前者雖未見于公報的明文，但在上舉(一)(二)兩項要點中，如互不干涉內政，不許外國從事顛覆，都在表示毛共對馬共不再支援；後者則有毛共放棄對華人雙重國籍的明文，所有大馬華裔公民，便祇有效忠馬來西亞。然而毛共的此類保證祇是空言，這在與大馬為鄰的印尼、緬甸，早已有血淋淋的前例，拉薩克何以不引前車之鑑，仍然相信毛共的空言？

其實拉薩克並不相信毛共的保證，更不會不以印尼、緬甸所遭到毛共的痛苦教訓為殷鑑。這從他宣佈與毛共建交前，于訪問仰光後，再邀請印尼總統蘇哈托訪馬，而緬甸元首尼溫又于他動程訪問北平前夕，匆匆抵達吉隆坡以作臨行的贈言，都不難看出他是如何注重吸取兩國與毛共建交所遭受的痛苦經驗。然而他所企求的，正是北平的一紙聲明。有此空言，他便可以將計

馬毛建交對東協國家之影響

就計。

拉薩克是由一九六九年大選所形成的華巫種族流血衝突後而接管政權的，一般人多不了解他對前總理拉曼自稱：「情如父子，久隸駢轡」②，何以一上台便改變拉曼的親西方外交政策？尤其放棄拉曼始終堅持不與大陸往來的立場，聲言願與北平改善關係。殊不知拉曼的自動引退，既是出于巫統內部的激進派壓力所使然，接管政權的拉薩克，自不能不遷就他們而謀求團結。拉曼在他所著的「May 13 Before And After」一書中明白指出：

(一)巫統內部的「過激派」，企圖在巫統與國家內部建立「新秩序」，及改變外交政策——須更接近「亞非集團」。

(二)蘇卡諾的思想、金錢和黨徒遍佈，大馬巫人領袖許多已被洗腦，以推翻拉曼為目標。

(三)大選以至形成「五一三」種族衝突，是北平由新加坡「中國銀行」調撥鉅款支助在野黨，透過「泛馬回教黨」(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打擊「巫統」；透過「民政黨」(Gerakan Party)及其他華人在野黨打擊「馬華公會」。並經由雙方分別挑撥起種族及宗教情緒。③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拉薩克一經上台，便親自出席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及訪問東歐國家，聲明願與北平改善關係，但要求不干涉大馬內政，其目標均在遷就「巫統」的激進派主張，並使華人在野黨不能藉強調與毛共建交而取寵于華裔選民。

## 二 大馬對毛共將計就計的成就

大馬與毛共經過兩年多的長期談判建交，拉薩克是將計就計，並認為已有相當成就。除大陸已成爲馬膠世界四大市場之一而外，由于大馬在談判過

程中，一再要求毛共不再支援馬共叛亂，使北平不得不作此聲明，並儘量減少轉播馬共電台攻擊馬政府的廣播。大馬政府亦即針對北平之此類友好態度與詞令，宣揚馬共已失去北平的支援，從而號召華人，加入「效忠行動」，不再對馬共存有幻想——由共黨的同路人，一變而為政府剿共的耳目。

馬共是以華人為主體，且一直是受毛共的羽翼支援。由拉薩克于就任總理五天前，對南斯拉夫「外交雜誌」記者指出：「印支局勢，乃由北平輸出戰爭，及企圖擴大其對鄰邦的勢力所造成，大馬亦深受其苦。毛共不僅在北平有其羽翼的馬共傀儡組織，且每日散播顛覆大馬政府的宣傳，煽動馬人參加馬共叛亂而為其顛覆大馬的工具。」④這便不難看出毛共支援馬共叛亂早已成為公開的事實，其影響所及，在使吉隆坡政府難以爭取華人效忠，拉薩克早已洞燭無遺。

大馬華人同情馬共甚至給予接濟支援，並不表示其傾向北平或信仰馬列主義，乃基于馬政府立法給予巫人太多保障，使華人認為遭受壓迫而忿忿不平。對於挺身為華人爭取利益的，尤其是攻擊以巫人為主體的大馬政府，都會贏得他們的同情擁戴。馬共既多為華人，其攻擊吉隆坡政府並有北平為它公然撐腰，遂令華人由民族意識認為都是替同胞打抱不平，華人在野黨也就此攻擊「馬華公會」雖代表華人執政，但祇知向巫人出賣華人利益，及譴責政府不與毛共建交而爭取選民。

然而「巫統」同樣遭到巫人在野黨的攻擊，強調巫人才是馬來西亞的真正主人。但全國各地的工商企業與財富，無不掌握在由僑居而取得大馬公民權的華人手中，其所以形成反客為主的情勢，自不能不歸咎于執政的「巫統」甘將巫人利益出賣于華人，以致貧困者較多的巫人，亦感到言之成理，于是馬共在北平的指導下，再從中分化挑撥⑤，遂造成了一九六九年大選的「巫統」與「馬華」被反對黨奪去不少選民，進而演成大選後的「五一三」「華」兩族流血慘案。

因此，拉薩克藉與毛共談判建交的過程，促成北平改善對大馬的態度，及設于華南的馬共電台亦減低了煽動馬人造反的廣播，在爭取華人參加「效忠行動」以切斷馬共向社會滲透關係的同時，並不斷宣佈即將與毛共達成建交協定，使華人在野黨慌于將無法藉此爭取選民，遂不得不加入他所倡導的政黨聯合組織——「國民陣線」。也就是將「聯盟」由華（馬華）、巫（巫

統）、印（印度國大黨），擴大為容納各黨，凡加入「國民陣線」的黨派，立即給予內閣或各州政府的席位，使由在野黨的地位，一變而為執政黨。

在爭取華人參加「效忠行動」的工作方面：從上年九月底，將東馬砂朥越富翁名人林鵬壽等廿九人逮捕，于取得他們多年來暗中支援共黨叛亂的口供，及表明從此效忠政府的保證再予以釋放後，當地華人迅即紛紛自首，以致砂共不得不主動以談判而集體投降。此四百八十二名共黨走出森林放下武裝，使東馬宣佈全境解嚴，一般都歸功于這是拉薩克藉與毛共談判建交而將計就計的收穫。⑥

至于已加入「國民陣線」的政黨，除原有的「巫統」、「馬華」、「印大」而外，新加盟的，有「砂朥越聯盟」、「砂巴聯盟」、「砂人民聯合黨」、「馬來西亞民政黨」、「人民進步黨」、「回教黨」等九個政黨，其最終目標，在使大馬許多政黨統一而成為一個單一政黨⑦，便不會再有競選時的激烈競爭而重演種族衝突慘劇。由拉薩克在展開對砂朥越華人鉅子逮捕行動前，及每次進行某一政黨加盟時，無不強調與毛共建交即將實現，均不難看出他對借助于北平以達成此兩項工作目標的重視。

### 三 藉建交以安內的策略

拉薩克與毛共建交，並非昧于北平顛覆大馬的陰謀，更不會相信毛周的空頭保證，但他估計在蘇俄乘美國勢力撤出東南亞的機會，竭力籠絡東協國家加入其「集體安全體系」，以代替美國對大陸形成新的包圍，北平對此雖如芒刺在背，不斷痛斥莫斯科在此一地區的毒計陰謀，但苦于對「東協」國家無門可入的情況下，一旦得與大馬建交，在本身立足未穩時，自不可能立即毀棄對大馬的諾言，且將儘力約束馬共在有限度的時間內將叛亂顛覆活動降低。這便是給予他劍及履及完成「國民陣線」，號召華人參加「效忠行動」以割斷馬共社會關係而迫使它投降的時間。

大馬于宣佈與毛共建交前，邀請蘇俄國會代表團抵馬訪問，及接受俄援核子和平用途與水壩的建築，這便含有警示毛共至少在與它建交初期不敢妄動的作用。再由拉薩克訪緬及邀請尼濫于他北平之行動程前夕抵馬訪問，與邀請蘇哈托訪馬，又無異對毛共表示印尼與緬甸所領受過的建交痛苦教訓，

大馬已一本全知，斷不容重施故智。至于在雅加達東協外長會議中提出即將與毛共建交的報告，再從會議公報中聲明：「各國外長同意東協國家在區域國際立場方面，要加強團結，此種做法，並須繼續努力……」這又是大馬取得了東協會員國的撐腰，表示各國都與大馬一致要求北平給予此一區域「中立化」的確實保證。

由拉薩克從北平簽署建交協定後，于返抵吉隆坡機場的當時，迅即聲稱毛共已向他表示保證：一不干涉大馬內政問題；二不援助馬共恐怖份子，接着在廿萬人的歡迎場面中，大聲疾呼地要求馬共投降。這並非說明他本人對毛周的保證相信不疑，祇是企圖藉此空言，促使大馬華人相信馬共在失去北平的支援後勢必解體，唯有效忠吉隆坡政府而不再作為共黨的同路人，對馬共也是一場心理作戰的進軍。同時也是告訴華人在野黨：從此再不能藉攻擊政府不與毛共建交而爭取選民，唯有加入「國民陣線」，方有執政機會。

然而拉薩克的如意算盤，卻被馬共的行動變為並不如意。當他動程訪問北平前夕，馬泰邊境的築路工程與護路隊，既遭到馬共武裝重大的一擊，除毀壞了機械及車輛六十三部而外，人員也有相當慘重傷亡。到與毛共簽訂建交協定返馬後的第五天，而主管剿共的大馬警察總監，又在吉隆坡鬧市區遭受狙殺喪生。這對他企圖藉與毛共建交所換得的空言保證，用以號召華人羣起支援軍警收平馬共叛亂，無異是以行動作為答覆：表示北平並沒有放棄對馬共叛亂的支援。

當然有人懷疑馬共的這些行動，是否得到北平的同意？照常理推斷，毛共斷沒有在此時聽任馬共加強暴亂恐怖行動的理由。此不僅開罪了新交，更造成了由大馬向北平開路試探的東協各國不敢步大馬覆轍。因而引起了北平對馬共能否完全掌握的問題？是否由于馬毛建交而迫使馬共轉向？其實馬共乃由毛共經過二十多年卵翼而成，不可能為爭取馬政府建交而讓馬共另結新歡，甚至因孤立無援而被剿滅。毛共對外政策是以支援各國共黨奪取政權為長遠目標，拉攏各國政府建交，祇是短程的目的——不使其倒向敵對陣營而形成對它本身的威脅。它既不會為達成短程目的而放棄長遠目標，更不會為了爭取到大馬政府不致倒向蘇俄，反使馬共為它斷絕支援而被莫斯科所攫奪。

當一九七一年馬毛訂結貿易協定後，北平電台依然轉播馬共戰果及攻擊大馬政府的宣傳，對馬方所提出的質詢，其解釋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友善，並不能影響「中國共產黨」對各該國共黨聲援的國際義務<sup>⑧</sup>，這便是毛共一面與大馬政府建交；一面支援馬共加強暴亂的說明。至于馬共的恐怖行動何以不能稍緩時日？此正由于洞悉拉薩克估計在馬毛建交的當時，北平將會約制馬共將叛亂降低，正好給予他瓦解馬共的時間，遂使北平不能不讓馬共的干戈與周恩來對拉薩克的杯酒玉帛同時並舉。否則馬共便祇有繼砂共之後而被迫投降。

#### 四 新菲印尼對馬毛建交的憂惶

誠然，毛共與大馬建交，自不會以爭得大馬為已足，「東協」國家的關係既已被其突破，其他四國遲早都有步大馬後塵的可能。不過各國都有北平的造反夥伴，也都有華人問題。雖大馬與毛共建交使各國都有貽禍鄰邦的恐懼，尤其是新加坡與印尼，但從五月廿四日大馬副首相胡翁表示馬毛建交不致損害對「東協」國家關係，及已取得新印諒解並非侵略政策<sup>⑨</sup>，顯示各國明知馬毛建交已如箭在弦，祇好同意拉薩克以國家命運作孤注一擲，且看他能否藉與北平建交解決馬共與華人問題？以便作為各國的借鏡。不過對毛共契入大馬後為此一地區所帶來的危機，則大家都感到恐懼憂惶。

正當拉薩克親赴北平訂結馬毛建交協定期間，菲印舉行萬鴉佬高峯會議，新加坡亦于五月卅一日，由「東南亞研究所」與倫敦「戰略研究院」出面，召開東南亞安全問題會議，出席的有十二個國家的卅一位代表，包括美軍太平洋總司令及日本戰略專家，顯然都在為馬毛建交所形成的東南亞危機而研商對策。前一項會議對這方面的討論雖並未透露；但後一項會議的內容，則可以見于李光耀總理的開幕詞，他就馬毛建交後的東南亞形勢，坦然提出了他的看法：

(一)東南亞第一個和毛共建交的印尼，一九六五年發生了大暴亂，因而中斷了雙方外交關係。此一與毛共建交的痛苦經驗，也深刻地影響了其他國家，都不敢輕率地與北平建交。

(二)大馬的行動，使東南亞國家與毛共關係進入了新階段，今後數年，倘無特殊事故發生，其他國家，將會陸續與毛共建交。

(三)瞻望當前形勢，東南亞各國人民，必須學習如何與毛共相處？

(四)現階段毛共對東南亞政策，爲了遏阻蘇俄勢力向此一地區擴張，北平會先行約束自己的活動，直至蘇俄的影響力消失，才會擴大其活動和建立它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五)目前的情勢轉變，種因于美國對毛共圍堵政策的失敗，圍堵的障礙物一被衝破或拆除，自會出現目前這樣的局面。

(六)當前的形勢是：蘇俄海軍力量已明顯地加強，自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俄艦活動不容忽視。最後毛共也勢必在南中國海加強海上力量，甚至伸入印度洋。軍事活動爲爭取影響力競爭的一環。

(七)東南亞國家要應付這一形勢，各國之間必需努力作政策的協調，勿互相傷害，用團結互助來保持各國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

✓(八)東南亞國家安全，最後依然要仰賴美國。⑩

這一席話，使我們了解大馬之所以不引印尼與毛共建交爲前車之鑑，乃基于馬方認爲時勢轉，毛共爲抵制蘇俄勢力在此一地區的擴張，不能不約束自己的活動，直至排俄的目標已達，才會在東南亞建立其勢力範圍。但在這一期間，各國即可救平親毛的共黨武裝叛亂及解決華人問題。所以被認爲馬毛建交，是東南亞國家與毛共關係的新階段，所謂東南亞各國人民必須學習如何與毛共相處？便是指馬毛建交後，如確能達成拉薩克利用毛俄矛盾而安內的企圖，則在大馬平安無事的數年內，其他各國于陸續與毛共建交後，須學習如何與北平和平相處的，不僅是各國政府，乃是如何使廣大的人民不被它所迂迴利用？

不過李氏所担心的，是東協國家之間的關係，如何不因北平契入而橫被挑撥分化？所以他指出各國必須努力作政策協調，勿互相傷害……：這一段話，的確是語重心長，亦爲全部講詞的重心。由于大馬與毛共建交，既傳說有對付新加坡的因素存在其間⑪，而非印高峯會議，更明白透露是爲了解決非馬砂巴與非南回民叛亂所引起的非馬紛爭，唯恐毛共與大馬建交後而從中挑撥利用。所以香港快報評論馬毛建交後，東南亞將從此多事⑫，便是由于洞悉此一地區各國，本已具有種種矛盾糾紛，慣于分化利用的毛共一經介入，安得不形成李光耀所擔憂的互相傷害？

很顯然，馬共在拉薩克訪問北平訂結馬毛建交協定前後所採取的暴亂行動，乃出一般人估計之外，表示北平並沒有爲阻遏蘇俄勢力伸張而約束其活動，且使新交的大馬首當其衝，東協其他國家自不能不引以爲戒，也等于是北平自動阻遏了這些國家追隨大馬和它建交的路途。毛共今後如何在大馬樹立榜樣以爭取東協國家和它建交？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當拉薩克在北平與毛澤東會晤時，毛問他關於馬共問題，可否經由政治談判解決？拉薩克的答覆是：已經準備經由一項政治磋商，俾使馬共放下武器走出山林⑬。此顯示馬毛在建交談判中，已由毛共應允促使馬共以談判結束「武鬥」。有砂勝越共黨集體放下武裝的前例，吉隆坡已奠定了對北平此項承諾的信心。雖有緬甸經由毛共促使緬共從事和談，實即指使在北平接受蒙養的緬共回緬從事叛亂而破壞和談的教訓⑭，但大馬認爲在此毛共面對蘇俄勢力伸張威脅的當前，不敢再在大馬重施導演緬共和談的故智。何況拉薩克已準備好了藉毛共出面導演和談的機會，號召華人參加「效忠行動」不再成爲共黨同路人，迫使馬共在低潮的形勢下，亦非放下武器不可。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馬共在馬毛建交的當時，不能不破壞築路及狙殺大馬警察首長，便是爲了掀起它所謂的「革命」高潮，用以鞏固內部團結而振奮士氣民心。此既可以提高它在談判中的地位，也可使毛共外交人員進入大馬後的促成和談而聲價倍增。至于馬共有無經由政治談判放下武器的可能？毛共亦斷不能不讓馬共假戲真做，預料一部份將如砂共一樣集體放下武器走出山林，用以領導華人從事政治鬥爭。這便是它在大馬樹立榜樣爭取東協國家和它建交的時機。

然而馬共武裝的真正實力，則將滲入泰南四府的馬裔回民分離運動，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幟以從事武裝獨立鬥爭。其另一部份則潛入新加坡進行顛覆叛亂。雖然大馬政府深知唇亡齒寒，願與鄰邦共保安寧，但願見鄰國禍亂的馬人亦大有人在，如公然聲稱泰南四府的馬裔居民有爭取獨立權利的，又豈止大馬土地宗教部長穆達一人？⑮無怪乎李光耀頗以馬毛建交後將使東協各國有互相傷害的隱憂。

最近半年來，大馬方面所發現的馬共營寨，均有兩套餐具與廚房，除華人所使用的而外，另有馬人餐具廚房。此即表示一向爲華人獨佔的馬共陣營，已有大批馬人加入。同時馬共領導人也出現了巫人西馬丁⑯，及泰馬雙方

都宣稱馬共武裝已分裂為兩派<sup>⑩</sup>，都顯示泰馬邊境共黨武裝，在北平的安排下，早有一半放下武器煽動大馬華人從事政治鬥爭；另一半滲入泰南四府進行武裝爭取獨立的準備。

砂共走出叢林的，雖有四百八十多名，但砂共是毛共經由印尼共黨從砂里曼丹叢林迂迴羽翼而成，兩地依山相鄰，當砂里曼丹印共武裝並未完全肅清時，砂勝越共黨武裝未投降的份子，自可隱藏于印共巢穴之中。從砂共投降者所帶出的武器均破舊不堪，及最近發現尚有百餘人仍殘留于叢林之中，使大馬政府不得不恢復東巴戒嚴，這都不難看出馬共在北平的策劃指導下，乃採取一半投降，一半「武鬥」的路線。

## 六 結論

兩年以前，毛共便已指示各國造反夥伴，須以「民族解放」鬥爭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掩體，並須自力更生而減少仰賴國際支援，尤其不可接受俄援，以免被莫斯科出賣<sup>⑪</sup>。如果將此項理論經由馬共實施；讓一半以華人為主，馬共由談判放下武器，在團結華人爭取平等待遇的口號下，更會刺激巫人要求以更多的立法限制華人，彼此各走極端，共黨份子從中兩面滲透利用，所有參加「國民陣線」的執政黨派，都可被攻擊為資產階級出賣民族利益的「反動」集團，這便是無產階級「革命」隱藏于「民族解放」的政治鬥爭。

將馬共另一半以巫人出面領導的武裝，在西馬滲入泰南四府馬裔回民的分離運動；在東馬滲入砂里曼丹的印共，並以砂巴為基地，對菲南回教居民的武裝叛亂給予支援，這都是可以促使「泛馬運動」(Pan-Malay Movement)復活<sup>⑫</sup>，正適合于巫人民族極端份子要求，驅使他們為擴張勢力而瘋狂。由大馬土地宗教部長穆達公然聲言泰南回民有爭取獨立的權利，砂巴被認為設有菲南回民叛亂武裝訓練營，便不難想見馬來民族極端份子，一旦被共黨滲透煽動，大有支援鄰邦打著「民族解放」旗幟的共黨叛亂之可能。這便是毛共聲明放棄支援馬共叛亂，讓大馬以談判解決馬共問題的陰謀。

至于毛共所謂放棄華僑雙重國籍，並非自此次與大馬建交始。一九五五年四月廿二日，周恩來與印尼當時的外長蘇納便已締結過此類條約，來年他在緬甸又有過不承認雙重國籍聲明。問題是華人放棄了中國國籍後能否得到平等待遇？如果仍然受到歧視，則他們祇有在喪失了回到祖國的退路後，更

容易被共黨納入「民族解放」鬥爭，或將資金外流。近年來，由于東南亞國家都與毛共改善關係，已使當地華人慌于大禍將臨，將其資金轉入香港而向歐美投資，據渥太華方面消息，單是加拿大一地，便已擁入了來自東南亞華人的資本數以億計的美金。這又是缺少資金與技術的此一地區各國之大患。何況毛共正在號召海外華人「回歸」「認同」，正可作為它不承認雙重國籍祇是空言的明證。

很顯然，毛共在導演馬共和談的過程中，當不會立即升高所謂「民族解放」戰爭，以便它爭取東協國家建交，而利用大馬民族主義極端份子為它支援各國造反夥伴代罪，又是它更狠毒的陰謀。須知拉薩克對毛共政策的急轉直下，乃由于遷就內部蘇卡諾主義者所形成。而蘇卡諾當年的倒向北平，又是由于北平透過印共對他狂熱擁戴，且針對他的擴張狂熱而支援印尼對新馬的進侵。馬毛建交後，須防毛共利用馬來民族極端主義者形成蘇卡諾主義在大馬借屍還魂。

註①：「新華社」北平電，本年、五、卅一。註②：拉薩克就職典禮的致詞。註③：May 13 Before And After，著者為馬來西亞前總理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敘述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大馬種族暴亂背景與經過，由馬來前鋒日報印行。註④：「馬來西亞新政府外交動向」，本刊十卷、二期，拙著。註⑤：「馬來西亞刺共白皮書」，大馬內政部編印，一九六八、十一、八。註⑥：「南洋商報」，一九七三、十、十一，及本年三、五，古晉專訊。註⑦：「南洋商報」，本年、四、十七。註⑧：「北京與馬共關係」，巴里斯撰，南洋商報，一九七一、八、廿四。註⑨：「南洋商報」，本年、五、廿五。註⑩⑪：「東南亞面對的新形勢」，「中國時報」，本年、六、十二，駐東南亞特派員齊簡撰。註⑫：「中央社」香港電，本年、六、五。註⑬：星島日報，本年、六、九。註⑭：The Last Days of Thakin Than Tun，著者 Yehaw Mya等，中文本白一鶴譯，本所出版。註⑮：曼谷「世界日報」，本年、六、廿二。註⑯：「馬與匪建交的幻想及惡果」，「中國時報」，本年、六、六，記者江春勇訪問楊建成。註⑰：「泰馬邊界委員會聯合公報」，中央社，本年、五、十八，曼谷電。註⑱：「對民族解放應有的認識」，北平「紅旗月刊」，一九六二，十一月號。註⑲：「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楊建成著。